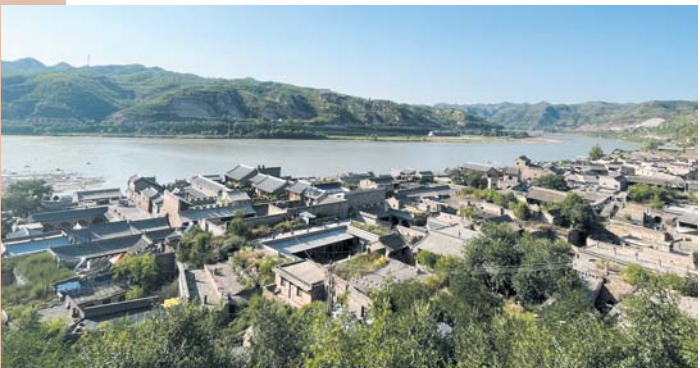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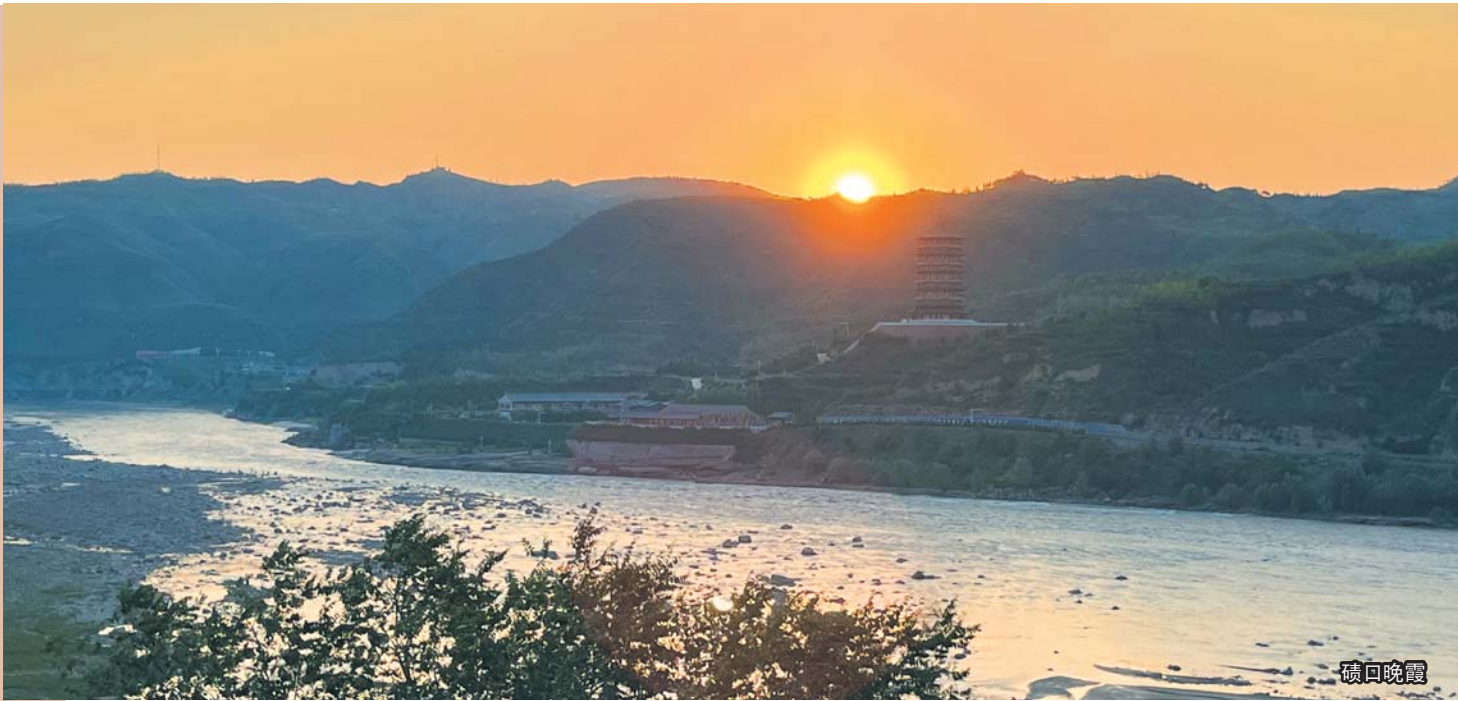


癸卯仲夏,黄河之行,逆水而上。黄河中下游古村落民居考察历时两周,起于河南,行于陕西,止于山西,对现存古村落民居进行实地测量,拍照、绘图入档,调查古村落人文历史、社会地理、建筑艺术及其保护修缮等课题。领略不同地区黄河两岸的风土人情,实地考察建于明清时期的古村落、民居,为匠师立档,为营造工艺存志,挖掘文化价值所在,感悟良多。



□许志杰

从陕西绥德县郭家沟村启程,经过吴堡县城,东跨黄河,到达山西临县磽口镇时,已是太阳偏西的下半晌。紧随着当地的导游匆忙游磽口,大致知道了古镇的过往与现在。当阳光快要掠过黄河告别吕梁山脉沉入陕晋峡谷西侧的黄土高原之时,突然想起该看一下被誉为“黄河第二碛”大同碛的落日余晖,急忙小跑赶往磽口的制高点——卧虎山脚下供奉龙王爷的黑龙庙,占下最佳观测位置,静看万千气象之变。山高日短,刚还灿烂夺目,眨眼间已琵琶遮面,快速隐去。磽口晚霞耀黄河,或将成为迎接明天的一缕接续曙光。

关于黄河,磽口是埋在我心底最深处的记忆沉沙,这里有很多与我的祖先艰难创业、奋斗兴家密切相关的时光流逝,以及被岁月撕破的故事碎片。故事已经没有标志性事件或人物可以作为起源去述说了,我能提供的仅是口口相传曾祖父的曾祖父那辈

人,基于土地所能给人带来的财富十分有限,顺应时代之潮流做起了小买卖。我的老家在山东潍县今日之潍坊昌潍大平原偏南,北临渤海湾,获鱼盐之利。颇有经济头脑的先辈们打起了大海的主意,所谓靠海吃海,尝试将渤海湾的干鱼虾酱之类运到内陆地区的山西、内蒙古,以物易物,换回内蒙古、山陕一带盛产的羊皮、干枣,到老家出售,赚个薄利小钱。后来运输战线进一步拉长,先辈们开始掉转车头,先行南方的福建、安徽装上茉莉花茶,再北向经老家带上干海货,出征山西。那时候的交通工具非常原始,用的就是木质独轮车,一个人在后面推,同时起到扶正择路的支撑作用,小车不倒只管推。每天十几二十几里路的往前赶,单趟至少个把月,一个来回顺风顺水也要两个多月。风餐露宿,风雨无阻。

这个故事经常被村子里的老人们提起,说到动心处情不自禁转脸啜泣,令人唏嘘。中国农民最初的原始资本积累,无不是如此充满艰辛困苦,挣来的都是以命抵命的

黄河中下游古村落考察随记之一

磽口晚霞绕黄河

血汗钱。讲起催人泪下的“走西口”,老人们在述说这段艰难的历史故事时,会很模糊的提到“磽口”,因为对真实的历史与地理相对陌生,“西口”与“磽口”往往混为一谈。从既有的历史角度讲,走西口是一段路程的泛指,从山西西河曲、晋中经由杀虎口北上到今日之包头、河套平原一带,统称“走西口”。这里既是始于明清两代山西商人出关进关贩运货物的必经之路,还是苦于生计的晋人逃避天灾人祸,逃荒要饭、背井离乡的活命之路。从地理的形成与惯性分析,其实关于走西口的道路应该有两条,前面提到的“杀虎口”可称为陆路走西口。磽口则是水路走西口之一“口”。

我的论断能自圆其说吗?

万里黄河向东流,那是指黄河的宗旨流向,到了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河口镇喇嘛湾,她连一个招呼也顾不上就突然调转流向,由北向南疾速下涌,直抵九曲黄河第一镇的磽口。吕梁山脉像一堵横亘眼前的城墙,确切说是护佑山西晋人福祉的龙王爷,一挥手持肆无忌惮横冲直撞的黄河水挡在了晋省之外,保山西无水患之灾,同时又是万里黄河由上游转为中游的分界点。上游的黄河基本是个听人话有人情味的乖小子,河水清澈,无风不起浪,造就了养活逃荒避难而来的数十万人的河套平原,以及有塞北江南之称的河东灌区灵州。进入中游,流向落差增大,河道收窄,河水陡然湍急,积成巨浪。河底磧生,乱石嶙峋,两岸支流巨多,雨季山洪暴发,泥沙俱下,涌入黄河。丰水期,河底暗藏磧石凶险,难以观察,行船受损率极高。枯水时,河底乱石林立,船行其间,绕石躲浪,船过磽口,被称之为“闯磧”,十船九搁浅,纤夫那撕心裂肺的号子,都无法撼动磧口险滩,“黄河行船,谈磧色变”,可

谓凶险至极。

呼啸黄河,龙吟磽口。

磽口本是黄河上的一个渡口,清代乾隆年间,河水泛滥,冲没县川南区的侯口镇及黄河东岸的曲峪镇,两地百姓移居磽口而成镇。磽口在黄河与湫水交叉的卧虎山东北脚下,隶属山西省临县。西傍黄河,南靠湫水,“湫”字,两读音,两解字,此“湫”与“秋”同音,意谓低洼处。当地人解释就是一条季节性的河沟子,雨季山洪暴发,湫水携带大量泥沙,奋不顾身挤进黄河,抢占黄河水道。黄河河床由400米迅速缩至80米,形成500米长的暗礁,落差最大时达到16米之高。磽口的磧,字面释意是“砂石积成的浅滩”,另外还有“沙漠”的意思,前者为主。我认为《说文》析为“磧,水渚有石者”更加确切。黄河有两大“磧”,一个是磽口下游的壶口瀑布,被称为黄河第一磧,磽口便是第二磧。壶口落差极大形成黄河奇观大瀑布,当之无愧第一磧。磽口在壶口上游,屈尊老二顺理成章,但在壶口还没有被人当作瀑布景点观赏的旧时代,磽口的名气其实远超壶口,因为在船工“闯磧”屡遭重创之后,船老大放弃可能造成船毁人亡、货物冲走的危险,上游来的船开始在磽口卸货,转道陆路,将货运往内陆各地。逆行上游的船在此装货,运往塞外。磽口已然成为黄河中游重要的货物集散地,商贾云集,骡马嘶叫,好一派热闹非凡的城镇气象。有“水旱码头小都会”“九曲黄河第一镇”的美誉,更有“磽口街上尽是油,三天不驮满街流”的民谣。

磽口成了上游到中游行船的终点,中游船行上游的起点。

至此可以为两路“走西口”的说法画个自圆其说的句号了。陆路是人行道,水路是商行道,逃荒要饭求生的山西人走杀虎口,商

人运货由磽口扬帆远航。因而走杀虎口的人留下声声哀怨,哥哥你走西口,妹妹我实难留……丝丝情恨,眷恋悠悠。磽口却因商人与货物源源不断聚集于此,慢慢成村又成镇,市集大开,烟火旺盛,留下曾经繁盛的磽口市镇。梳理清晰,遥想当年我的先辈做“倒爷”,终点应该在磽口。

1949年之后,当地为了保证黄河行船安全,采取断然措施,将河底磧石炸掉,荡平暗礁。从此黄河行船,如履平川。

磽口的晚霞如同一位与我擦肩而过的历史老人,赠予我一丝淡淡的情愫,布满星星的天空之巅,诱着年轻人翻山越岭伸手去捞,带着我的思绪飞得很高。今晚有幸在这里陪伴日夜奔袭无穷尽,不知今夕是何夕的黄河。住在半山腰新建的窑洞民宿,名叫李家小院,距黄河不过百余米,静下来的夜晚,躺在窑洞里可以隐约听到黄河水穿石而过的声响。窑洞是黄河中游山、陕地区曾经最为常见的一种民居形式,既有嵌在山中挖洞,还有依山而凿半山半立,形式不一。有冬暖夏凉的优势,亦有过于潮湿、居住不适的缺点。随着当地人经济条件允许,改善窑洞居住方式的愿望愈加强烈,近半个世纪以来,走出窑洞搬入平房或楼房的人家越来越多,很多窑洞被废弃。这些年民宿凸起,尤其特色民宿受到追捧,窑洞民居重新走入人们的视线,废弃的窑洞得到修复保护,新建适合城市人居住的现代化窑洞,李家小院便是如此,既满足了人们居住窑洞的意愿,又享受着旅居在外的现代生活方式,一举两得。

其实,磽口于我是一个半生不熟的地方,此前从未到过这里,却似曾相识。在我的记忆里始终有一个与家族前辈联系在一起的故事,一直以为磽口便是唱遍大江南北的“西口”之谐音,或者反之成理。今日终得其解,心获释然。黑龙庙里有一个唱戏的台子,早有“山西唱戏陕西听”的说法,三个窑洞形成扩音器让声音横穿黄河,来到陕西。陕人则以嘹亮的陕北民歌回应,余音绕黄河,久久回荡。站在黑龙庙的戏台上,我提起高昂的嗓门儿,唱了一句自以为可以传到陕西那边的京剧片段。告慰先辈,那些年您推独轮车走南闯北,流血流汗的付出,后世福祉,铭心不忘。

癸卯仲夏,黄河之行,逆水而上。作为“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一般项目(21BG118)”组成部分,此次黄河中下游古村落民居考察,要对现存古村落民居进行实地测量,拍照、绘图入档,调查古村落人文历史,社会地理,建筑艺术,及其保护修缮等课题。为匠师立档,为营造工艺存志,挖掘文化价值所在。历时两周,起于河南,行于陕西,止于山西,途中多次在黄河之上穿来穿去,领略不同地区黄河两岸的风土人情,实地考察建于明清时期的古村落、民居,更是感悟之多。到达磽口之前,已经考察了10个古村落,数以百计样式各异的古民居,之所以选择磽口古镇开篇,还是源自内心深处放不下的缕缕亲情。